



探讨石窟保护新方法 摘取科研项目新成果

《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中期专家评审会召开



评审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 近日,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榜挂帅”项目《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中期专家评审会在云冈研究院多功能会议室举行。山西省文物局和科技厅有关领导、专家、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以及揭榜牵头单位上海大学、项目依托单位云冈研究院、项目参与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原真在线监测技术有限公司的课题相关负责人出席评审会。

会上,刘建勇致欢迎词,对与会领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

出,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重要性和价值不言而喻,云冈研究院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原则,注重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讨石窟保护的新思路、新方法。本项目的顺利推进,对提升云冈石窟整体保护水平具有重大意义,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的辛勤付出,期待继续携手合作,共同推动项目的深入发展,并且取得更加丰硕的科研成果。

随后,各课题负责人围绕本课题中期任务与实施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及工作目标等进行了汇报。上海大学

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黄继忠教授汇报了项目的实施背景、进度安排、2024年项目中期进展任务要求及子课题一《凝结水形成机制及其对石质文物的作用机理》中期研究进展情况;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刘廷章教授汇报了子课题二《石窟凝结水监测技术与方法》中期研究进展情况;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闫宏彬汇报了子课题三《凝结水综合智能治理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中期研究进展情况。经过项目组共同努力,项目中期完成了云冈石窟石质文物风化过程模拟及宏、微

观特性研究;石窟文物风化程度参数的跨尺度映射系统研究;石窟文物风化程度的全面评估及三维可视化研究;在第9、10窟建设完成凝结水监测系统,完成自然通风治理效果的仿真模拟和分析等工作。

与会专家针对上述汇报内容和后期计划等情况进行了质询,项目组作出了答辩。经专家组评审,一致认为本项目各项研究任务均按照中期目标完成,并肯定了项目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也对各个课题实施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议和改进思路。

三代云冈文物摄影师倾情诠释云冈影像

本报记者 赵永宏



第一代云冈文物摄影师赵岐



1975年6月,荷兰公主参观云冈石窟,手持摄影机在12窟前拍摄(资料图)

近日,国家级人文地理杂志《中国国家地理》披露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反映了1975年6月荷兰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在第12窟前手持摄影机进行拍摄的画面。当年,贝娅特丽克丝和丈夫克劳斯亲王参观云冈石窟,公主手里拿着的摄影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稀罕物,公主的举动受到现场人们的“围观”。这一场面引起时任云冈石窟文物摄影师赵岐的注意,他立即按动快门,拍摄下了这一难得的场景。当记者看到杂志把这张照片发给张海雁时,张海雁说:“赵岐是我从事云冈石窟摄影工作的师傅,是我的引路人。他的谆谆教诲让我对云冈石窟情有独钟,也让我更加热爱云冈石窟摄影工作。”

赵岐,云冈石窟第一代专职文物摄影师,从1973年从事文物摄影工作到1995年因病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相机,在云冈石窟文物摄影岗位上工作了22年。1973年,赵岐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调到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工作,一直担任专职文物摄影师。从他开始,云冈石窟有了专职“文物摄影师”。从此,云冈石窟的影像记录方式改变了,从过去的支离破碎、断续孤立,到后来的连续完整、系统深入,云冈石窟有

了自己连续不断的影像史。张海雁1979年来到云冈石窟工作,1981年拿起相机,赵岐是他的老师。当时还是毛头小伙的张海雁对相机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一拿起相机,就爱不释手,跟在赵岐身后问这问那。赵岐看到眼前这个小伙子的干劲,也十分喜欢,索性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他。赵岐的启蒙,让张海雁深深爱上了云冈石窟摄影这一职业。慢慢地,赵岐和张海雁这对师徒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张海雁和赵岐的女儿结为了夫妻。再后来,张海雁的儿子张嘉庆大学毕业,也来到云冈石窟从事文物摄影。

张海雁说:“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来到云冈石窟工作,对石窟艺术的认识很有限。虽然知道是佛教艺术宝库,但认为它也就是一座石头山。但与佛像相处了50多年的时光,越来越感觉到这些佛像是有生命的。北魏在短短几十年中,开凿出这么宏大又华美的石窟群,着实难得。显然,古代匠师对石佛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并具有高超的技艺,才能雕刻出如此精美的佛像。有时候我带着相机走进石窟里,可以细细地看一上午——不按快门。”

赵岐是云冈石窟系统化摄影的奠基人。赵岐拍摄云冈石窟从1973年持续到1995年。他出生于1928年,调入云冈石窟后,担任资料影像室主任,1988年退休后,又返聘工作到1995年,最终因为生病才放下了相机。张海雁说,岳父出于热爱与责任,坚持从事云冈石窟文物摄影工作。在他从事摄影工作的22年时间里,他以内部视角,系统、规范、持续地记录着云冈石窟,还为云冈石窟的文物摄影确立了基本规则。“这也是我从事文物摄影工作的基本原则,在我的眼中,他既是慈父,更是严师,他常告诫我们,拍摄云冈石窟,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必须严谨。”

影像对留存文物原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老一代云冈人也谈到,赵岐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保留了上世纪70至90年代云冈石窟大量的影像资料。比如,通过他拍摄的照片,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33窟北壁胁侍菩萨和二弟子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仍保存完好,但现在已经风化,形象模糊。从这个角度看,影像是一种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赵岐的另一大贡献是完整记录了“三年保护工程”“八五维修工程”等云冈石窟保护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许多生动细节。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云冈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窟前地面遗址考古发掘,这种大型考古发掘在云冈历史上极为罕见。昙曜五窟和那座著名的露天坐佛端坐窟前,平静地“注视”着前方遗址发掘现场的画面,就是赵岐拍摄的。

张海雁说,文物摄影是个杂活儿,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拍摄对象和图像做到较全面、准确的了解,才会拍出文物的精髓。“这也是我从岳父那里学到的主要拍摄技巧。”

张海雁说,云冈石窟是以高浮雕为主的佛教艺术,进入洞窟,琳琅满目的装饰图案和庄严肃穆的佛像菩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以摄影形式准确表达其特征特点,无疑是摄影者最重要的课题。光的运用和角度的选择固然重要,但对宗教艺术的理解更为关键。有一次,在拍摄云冈石窟第6窟第3层的时候,忽然就拍不下去了。面对近似圆雕式的佛像面容,非常地不可思议,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取景,都不能表达我们直视他的感觉:他在直视你,又在关心你;他在忽视你,又在教导你,他似乎要讲些什么……“我不禁发问:创造他、给他以如此情愫的古代匠师,又是以怎样的情怀、怎样的心力塑造了他?”几天的思索后似乎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造就云冈石窟的古代匠师,他们既是养家糊口的匠人,也是敬拜佛陀的信徒,更是攀登艺术高峰的雕刻家。这是佛教艺术中极其成熟的作品,要达到这种程度,绝非在一朝一夕发挥一个艺术家的才能所能完成的,它意味着前人的努力,是以更早期的匠师艰辛的尝试为前提的。于是,张海雁经过反复尝试,以多角度取景,多层次布光,对同一尊佛像面部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布光的数次拍摄,经过比对、选取,终于得到一幅比较满意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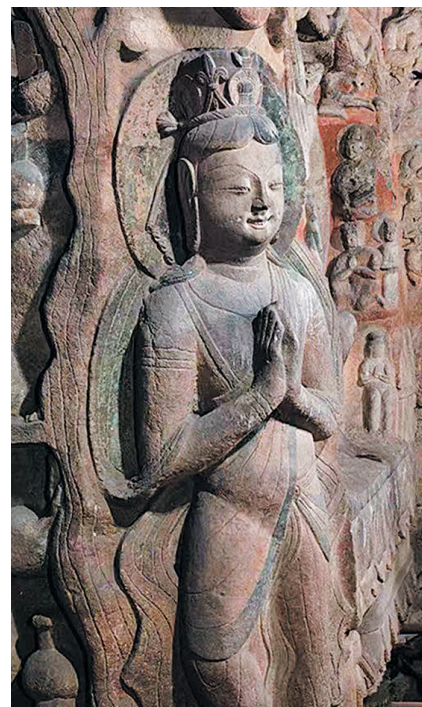
云冈佛像亲切自然,逼真动人。

2019年,云冈露齿菩萨成为网红。谈到这一现象,张海雁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注意这尊菩萨。云冈石窟石刻的露齿菩萨比华严寺的彩塑露齿菩萨早500多年。两相比较,彩塑露齿菩萨富丽华贵,石刻露齿菩萨则更显质朴;彩塑用的是加法,石刻用的是减法。减法的石刻难度更大,如果雕刻时一斧子错凿下去,就很难补救了。面对古人留下的艺术瑰宝,我们只有调动自己的全部经验积累,把最美的影像呈现给世人,才对得起开山造像的前人。

令张海雁感到欣喜的是,赵岐没有完成的云冈石窟影像系统化、数字化工作,在自己手中完成了。他不仅拍摄了洞窟所有的造像,还借助现代传媒手段,让它们走出洞窟,被更多的人认识。张海雁的儿子张嘉庆出生于1986年,北京电影学院平面摄影专业毕业。2010年毕业于从事文物摄影工作至今已经14年了。作为新生代文物摄影师,张嘉庆在拍摄中更注重个性化、当代性表达和文物摄影的实验主义应用。比如,他用巨大的画幅,展现佛像的局部——紧闭的佛眼,为营造画面的空间感,他用镜头捕捉大雪中的云冈,在簌簌飘落的大雪中,千佛静默无言,圣洁祥和。最近,张海雁特别叮嘱儿子拍摄“看不见的云冈”,把镜头对准那些即将因风化而消失的造像。

2020年,张海雁年满60岁,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又被单位返聘,至今仍坚守在文物摄影岗位上。

“云冈石窟是全天候、全景式的,千姿百态的造像,经一代代文物摄影师聚焦彰显,走向外面的世界;四季轮回中的云冈石窟,晨光晚霞中的山崖水殿,雨中雪后的异国气象,春风秋色的林渊镜境,都有云冈文物摄影师团队的深刻诠释。”



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壁的合掌露齿供养菩萨

“第六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即将开班

2024年度 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

◆ 活动安排:
课程培训: 2024.7.24-7.28 (周三-周日)
课程实习: 2024.7.28-7.30 (周日-周二)
学术考察: 2024.7.31-8.02 (周三-周五)

◆ 指导单位: 云冈研究院 山西大学
◆ 承办单位: 云冈研究院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西大学云冈研究院 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

牌效应,参与活动的学员和同仁们一致认为,田野工作坊采用课程学习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效率高、效果好,老师们及时中肯的意见和评价深深地鼓励着每位学员,同时对推进山西乃至全国的石窟保护和宗教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第六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将由云冈研究院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云冈研究院以及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共同举办,共招收16名学员,并于7月24日正式开始,活动分为课程培训、洞窟实习和学术考察,为期十天。

该工作坊将安排系统的室内授课,并组织丰富的田野考察,以及师生见面会、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在课程培训期间,杭侃、李裕群、李静杰、王頔、何利群、王雁卿和宁波等学者将围绕石窟调查的理念和方法、佛教造像思想、石窟数字化等为学员进行详细讲授,并与学员进行学术交流;在洞窟实习期间,杭侃、王雁卿等实习带队教师将带领学员在云冈石窟三期洞窟进行调查、测绘,在“宏观-中观-微观”的调查理念指导下,最后学员需要编写报告并分组进行汇报;在学术考察期间,工作坊会组织学员先后参观大同博物馆、北朝艺术博物馆、善化寺、华严寺、方山永固陵、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观音堂等文博单位。学员们通过工作坊的学习,不仅可以拓宽学术视野,更能掌握一定的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为以后的石窟考古学习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 2024年度第六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即将开班,“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在杭侃教授的倡导和策划下,于2019年正式创办,得益于山西省文物局及文物系统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已经成功举办过五届,至今已为百余名有志于石窟研究的学员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五年来,在为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的学员提供了石窟考古学习机会的同时,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特色的工作坊组织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了品

云冈博物精粹

陶眼回归记

这枚陶眼长14.3cm,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整体呈水滴状,半球体表面上涂有一层黑釉,保存完好,极为珍贵。在上世纪30年代不幸流失海外,80年代中期,原藏者——已退休的原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史克门先生捐赠,使得这件漂泊海外50多年、承载着云冈石窟营造史上的重要信息的陶眼重归故地。而它得以回归还要感谢宿白先生,宿白先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为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1985年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收到了一件礼物和的一封信,信是宿白先生写来的,信中写道:“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克门先生所赠,此为罕见文物,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殊值称赞”。1985年7月19日,云冈石窟文



物保管所委派副所长赴京护送石佛陶眼回归云冈。作为当时唯一一件外流传世的佛像陶眼,它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它如今能够回归故乡是一件幸事,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云冈石窟第一件回归文物,它开启了云冈石窟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

古艳